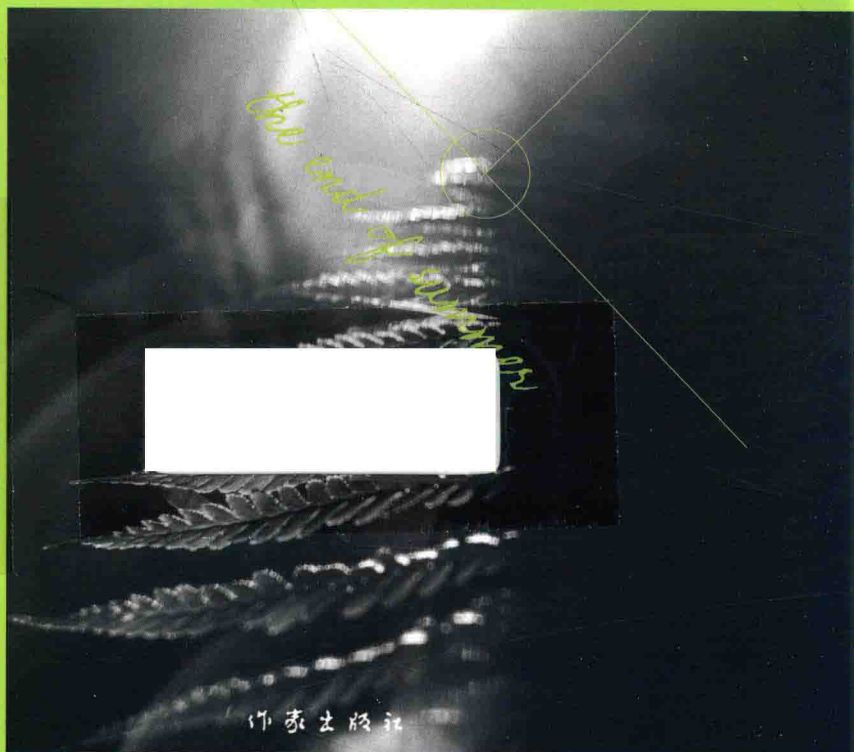


夏末未央

吴百川

著
Wu Baichuan

蝉联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
吴百川首部小说
六个故事，六种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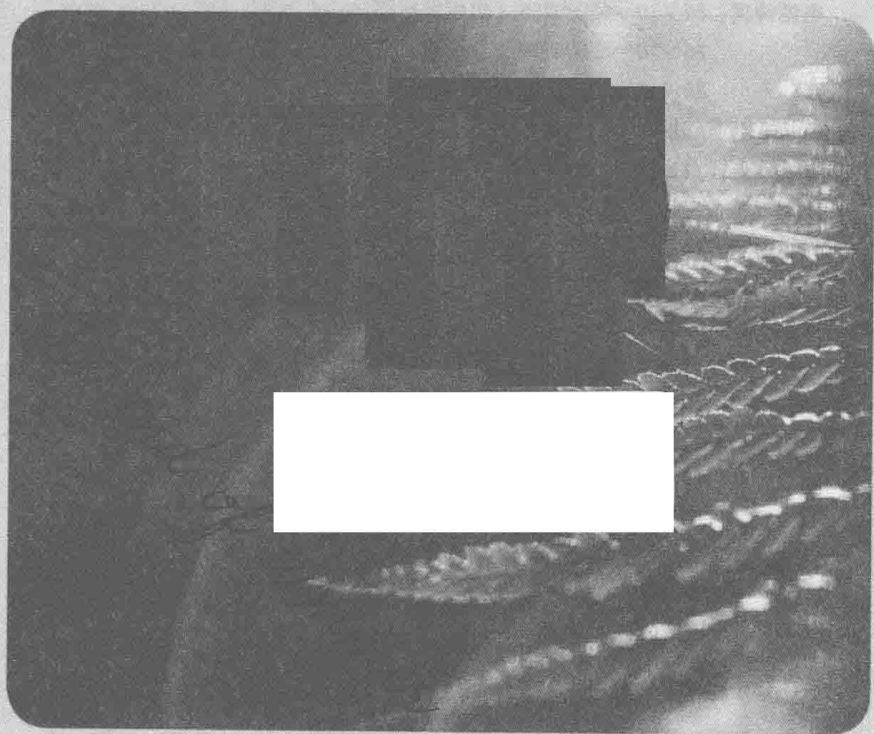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夏末未央

吴百川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末未央/吴百川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5063 - 8592 - 3

I. ①夏… II. ①吴…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0778 号

夏末未央

作 者: 吴百川

责任编辑: 省登宇

装帧设计: 夏 冬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7.625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8592 - 3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十年夏末 / 001

颜乱 / 049

无双 / 077

湘妃 / 102

神宇 / 167

走过树海 / 215

后记 / 235

十年夏末

我会记得，从前有一个女孩，曾陪我一起穿过夏天，穿过夜晚的灯火。

我会记得，从前有一个女孩，喜欢和我一样，转过街角，嘲笑世界的荒唐。

我会记得，从前有一个女孩，曾靠着我，小声地说，她喜欢北海。她叫薄荷。

当雨还在下着，我走过清明，走过一个灰色的世界。公墓并没有因为是清明而少了几分惨淡，依旧行人三三两两，带着几分提不起来的神色。世界被雨水染上灰色，雨声放大，这座城市反倒多了几分安静的忧伤。四周高楼的身影开始隐没痕迹，出租车匆忙地驶过，溅起一排荒唐的雨渍。

我在想这究竟是我生活过多年的城市，在这场清明的雨里竟显得那么陌生。定是因了这低压阴雨天气的缘故吧，我的心情很糟，身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单向对话我提不起半点兴趣。我沿着公墓的栏

杆走，身边茂盛的绿色在灰色的雨里漂白，世界所有的生气此刻皆荒芜。

我会记得曾和薄荷一起在这座城的夜晚里行走，穿过灯火如花，穿过夏天的热气。那时的世界一定不是现在这样子，一定是我和薄荷的对话在空气里蒸发，一定是烂醉如泥的我们拜倒于乱世的繁华。我会记得薄荷曾满身酒气地讲出那唯一一句文艺一点的话：“假如夏末没有这么阑珊”，这句话在回忆的空气里并没有消散，甚至因为我时时想念薄荷而被沿用至今。这座城市，还记载了我们阑珊的夏末，和一个个烂醉如泥的晚上。

身后还是时有时无的单向对话，我回过身，是高大的北海。他为我撑着伞，挡着灰色的雨，从我家一直走到了公墓。绕过黑色的铁漆大门，墓园里是一片黯淡的绿色，它把我的心事渲染得沉重。我不知道我身后的男生想法是否和我一样，但我知道，他干净的脸上一定和我一样没有一点泪痕。我们撑着伞，在灰色的雨里，一步步走向那个人的墓碑，黑白的往事开始在脑中显现残迹。灰绿色盛开在道旁，靴子走过，溅起些微泥泞的痕迹。

我在那块墓碑前蹲了下来，北海还是站着，帮我撑着伞。看着那墓碑，我的眼眶终于开始有一点点红，然后我听见身后传来小声的呢喃：

“我想薄荷。”

我也想薄荷。

自此回忆开始决堤，往事以不可阻挡的速度迅速播放。我带着北海回到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北海。

刚上高中的那个夏天，我和薄荷持续在操场上奋斗，不是军训，

而是为了减肥瘦腿，以便穿上新买的过紧的牛仔裤。我们涂上各种防晒霜，穿上长袖长裤，一段时间下来，减肥效果不是很明显，人倒是先黑了一圈。于是我们就一脸神伤地回了教室，拿出镜子互相评论你哪儿黑了我哪儿黑了，以长吁短叹结束评论。那时，我们期待着夏天尽快过去。

那个夏天未至的时候，每个夜晚我都会和薄荷一起走在夜晚的街上，穿过夜晚的灯火。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被一条江水穿过，我们沿着江走，看身边绵延的欧式建筑洒下繁华的灯光。江滚着温热的气息而来，夏天没到也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时的我们，每每路过街边的小酒吧，总会下意识地去读一下招牌上的英文，以显示自己的英语水平。但我们从不进去，因为我们是健康好少年，烟酒不沾。

原本只有我和薄荷穿梭自如的世界，在我们上高中后，都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不再只有那些温热的夜晚，不再只有华灯闪烁和彼此手牵手的时光，还有一个叫北海的男生。在那个夏天，教室里的座位安排得有些混乱，我和薄荷坐同桌，时时商议着我们的减肥大计。薄荷提议，每天晚上去跑步，这样就能避免被太阳晒黑。我认为夜晚湿气太过浓重，容易中暑。两条简单的辩论持续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以至于我们从未注意过身边有什么人。但是日子一天天前进，直到有一天薄荷冲到我面前神情惶惑地说，她发现自己已经瘦了五斤，我们的减肥计划终于以不太显著的成效解体了。但是我们很有毅力，我们一边大嚼巧克力一边约好来年再战。

减肥计划结束后，我们终于不再关注一切月字旁的字了，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高中的学习上来，并让时光慢慢来帮我们漂白。于是我们终于发现自己身边其实都坐满了同学，只是每天走上讲台的

都是新老师。要知道，那时夏天已经阑珊了，我们无心向学都一个月了。

第一次月考我们败得异常惨烈，各门功课老师上课时都会用极其凶恶的眼神逼视我们存在的角落，以至于每每老师用眼神射杀我们时，我的前桌总是会颤抖一下。因为位子比较凌乱，前桌比较高也就为我们承受了大量的攻击。当我决定专心向学而不是时时观察老师擦汗的动作或者看看窗外的绿树和操场上打篮球的男生时，薄荷却开始不务正业了。在夏天的余烬里在秋的折磨里翻腾的时刻，她一脸恬淡，用课本做掩护，削尖 2B 铅笔，随时准备在课桌上画素描。我本来以为薄荷是嫌上课无聊，但她画画时认真的表情却令我有些诧异，还时常抬头看向我的前方。在我的连日观察和严密推理之下，我猜测出她在画我前桌的肖像，并且我还趁她不注意，缴获满满一桌的赃物。

在黄色的古旧书桌上，画满了或深或浅的侧脸。那张桌子只要我轻轻一推就能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但这不妨碍桌面上那些细致的线条。我通过薄荷的素描终于对前桌的脸有了一些粗略的了解，她记录了我前桌的各种神态，或睡觉、或偷看、或颤抖、或啾瑟，反正没一个正常的表情，在她的桌面上排列组合出一本百科全书。深厚的浓线条刻画出他的眉眼，映在涂了漆的木桌上也格外动人。

阴谋被揭穿的薄荷脸红了。

我的前桌叫北海。

那天北海探寻老师目露杀意的原因终不得果，便偷偷地转过头来，一眼就发现了我摆在桌子上的那堆分数低得变态的试卷，再一转头，看到薄荷分数更低的试卷，一下子就明白了老师杀气毕露的

原因。那时薄荷正专心地画着她的素描，用铅笔的痕迹编织出少女臆想的世界，课本不能完全遮挡她石墨制成的头像，在课桌边缘处露出极鲜明的一角。前排的男生转过头来，她不知道，并且继续抬头仰望取景，却迎上了男生诧异的眼神。她慌了，连忙抽来我的试卷把桌面完全掩盖，她温柔的世界充满了凌乱的喘息。我不知道那时北海有没有看见薄荷在画什么，不过我猜得出他神情诧异大概是因为我们低得过分的分数。我记得薄荷脸颊通红，低下头去没敢再抬头。在前排男生转过头去好久，空气里还满是青涩的味道。

其实因为薄荷的缘故，我很早就被灌输了“我的前桌叫北海”这个信息，那是她有天画素描时偷瞄他的作业本得知的。但是在我们的熟络之前，我还是喜欢叫他前排男生。

有过一次灼热的对视，薄荷已不满足于她的素描战斗了，她决定带领我主动搭讪。薄荷偷瞄到前排男生试卷上的分数高得要死，于是以问问题为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那时我们的位子靠窗，夏天将尽未尽，从窗外传入绵薄的呼吸。涌动的热浪已渐次退却温度，教室顶上的老旧电扇也不需要咿呀乱叫了，老师也不需要频繁地揩汗了。我记得薄荷是怎样鼓起勇气，小心地用笔帽戳着前排男生的后背。我看见笔帽在白衬衣上扯开褶皱，看见笔帽慢慢地陷进少年后背的肌肤，然后男生转过头来，一脸窗外的明亮。薄荷小心地献上自己的问题，面色娇羞，在那时的光线里，眼眶流转出温柔的潮湿。男生轻轻一笑，迅速地解决了问题，没有多余的言语就转身回去，留在空气里的，还满是薄荷青涩的味道。

男生转回去好久，薄荷还没反应过来。但她发现搭讪战术的成效明显比减肥计划和素描战斗要好，于是她开始积攒问题，一次又一次，用笔帽在男生的白衬衣扯开褶皱，一次又一次，让笔帽陷进

少年后背的肌肤。但是，每次问答，都只有生硬的数学公式味充斥着空气，我没再听见一点酸溜溜的情话。天气开始薄凉，窗外的阳光已不能和前排男生的面目一样明亮，一直穿着有青草香味，洗得发亮的白衬衣的前排男生，也披上了一件卡其色的针织衫。薄荷却一直在问问题，她的问题给那段时光镀上一层浓重的学术味，却只剩男生的眉眼调和她羞红的大雾。

第二次月考结束，薄荷的成绩狠狠地挣脱了倒数十名，并且一路历经艰难险阻直线攀升挂上了平均分。这让成绩和第一次月考相比没有什么起色的我很是眼红。平时薄荷穿越我的前方问问题时我从不认真听他们对话，总是眼神游移，看窗外的夏天代谢到什么程度，抑或是分析前排男生的洗衣粉品牌。但是薄荷的成绩毫不留情地赶超我却让我有些焦急，于是我也开始问前排男生问题，那些堆积如山的问题像找到了一个发泄口，毫不留情地朝前排男生涌去。在那个秋意初露的十月末，我想我的世界观已经颠覆了，我的眼前也滑过浩如烟海的数字，我不知怎么地想放肆地嘲笑世界的荒唐。一如多少年前，我和薄荷手牵着手转过哥特式寂寞的街角，然后轻低眉眼，在路灯下嘲笑世界的捉弄人心。那个在学海里战得死去活来的我，第一次发现问问题是一件那么美好的事，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小心翼翼地用笔帽戳前排男生柔软的针织衫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你终于也开始问了，这样老师再也不会用眼神射杀这个方向了！”

我也在那一刻才意识到，第二次月考后，老师目光射杀的范围减小了百分之五十，杀意也削至一半，但是浓度不变！只有我的成绩也缓慢上升，前排男生才不会再在那些平凡的午后，突然发出一些不自然的颤抖。

晨昏线来回分割，夜的时间开始侵吞白昼。我和薄荷开始联手用问题向前排男生发起猛烈的轰炸。一次次，我们用笔帽刺向他柔软的针织衫；一次次，我们用手指触碰他的呢大衣；一次次，我们用手掌轻拍他的脑袋。岁月在我们的手掌间流过，从我们的指缝间穿过，那么多问题抛入大海都激起温柔的回响。老师终于不再射杀我们，而我的记忆里，只有日渐褪去锋利的空气中，我和薄荷不停地呼唤前排男生，我们的手影，在我面前编织成仓促的潮。他一次次转过头来，一次次一脸明亮，闲话的成分也终于多于生硬的讲解，我们的成绩已狠狠地将平均分踩在脚下，前排男生挤眉弄眼的表情也日渐清晰。薄荷的搭讪战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很多时候，已不需要我们的手掌拂过空气，他就会主动转过头来，然后我看见，他无意中蓄长的黑发，衬着他苍白的脸颊，成了白色的冬天里最鲜明的风景。

前排男生，不，他叫北海。

下初雪的时候世界是一片薄薄的白色。这次班上调整座位，把北海调到我后面去了，但我还是和薄荷坐同桌。这样子，我就会经常感觉到北海在故意踩我的凳子，我一转头又会看见他笑得明媚如花。常常是我微微地把身子向后靠去，听他讲题目。数学老师已经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但当他讲课时，却总会脱去外衣以便于活动筋骨，在黑板上大动干戈。我会和薄荷偷偷地讲话，然后我注意到，她黄色的桌面上已然褪去了所有素描的痕迹，曾经那个阑珊的夏末，逝去了就不再回来。

放假时我们会一起回去。在薄薄的雪地里，北海走在前面，我们慢慢地跟着他。薄荷有时会面色激动，故意向前走几步，以便离

北海近一些。北海斜背着包，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呢大衣，在白色的冬天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还发出一些炫目的微光。在那个微茫的冬天，北海的背影凌乱了两个女孩的世界，我看见薄荷眼睛湿润，试着接近北海。在这座顽固的小城，江水到了冬天也变得有些顽固，我忽然想我们可以叫北海陪着我们，一起像那个夏天到来之前的那样，走在夜晚的街，穿过繁华的灯火。曾经是我与薄荷手牵手，现在是北海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跟。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小酒吧门前的英文，让北海和我们一起领略夜市的美丽。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薄荷时，天开始下雪了。一点点，无助地飘。前面的北海停下来，转头面向我们，白色的小雪落在他浓黑的头发里，不一会儿就变成潮湿的透明。北海从背包中取出折叠式的伞，撑开，然后问我们要不要一起撑。北海站在前面，离我们不远。他是黑色的，世界是白色的，他是迷惘的，世界是模糊的。他已用伞挡住风雪，我们品读着他的邀请，发现世界其实有些荒唐。但我们还是欣然同意，向他跑去，穿过生命中的茫茫空气，然后三个人挤在一把小伞下，越过这个世界的皑皑白雪，越过北海的身边。

那是我们离北海最近的一次。

北海一边叫着“冷啊”“冷啊”，冬天一边迅速地过去。我们三人一组顽强地越过冬天，在新的座位安排中仍坐在一起。薄荷和我私底下换了位子，现在是她坐在北海的前面，我相信她也一定有感觉到北海在乱碰她的椅子，我稍微转一下头，会看见北海在拍打薄荷的辫子，那样子实在无聊，他似乎想一掌扇过去，然后让薄荷的马尾在空中旋转一圈。他软软的头发挂下来，已经快把两只眼睛都挡住了，我有时候会想把他的头发也扎起来。

冬天过去的速度有些慢，但少年总会急不可耐地脱去厚重的冬衣。有时候我会发现生活的节奏有些奇怪，当我们搭讪战术泛滥时我总觉得日子比较长，而当北海进入我们的生命后我却觉得日子的流逝没有痕迹。是因为每天都差不多，都在北海的闹腾和问题中度过吗？我忽然有些恍惚我们是怎么熟络的，仅仅是因为要提高成绩而用问题狂轰滥炸到最后不打不相识，打过后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吗？感情这东西的培养温熙而奇妙，一旦有了契机，两人就会密不可分。我也忽然想起那个阑珊的夏末，空气里青涩和娇羞弥漫。

是因为薄荷吧。

暖意初露的三月，我又转头看向薄荷，在她的主战场上她竟然一直比较沉默，倒是坐在后面时而发疯的北海比她活跃多了。我又跟她提起那个雪地里我曾讲过的想法，薄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有时候我会想给她服一些增加勇气的药物，让她不要把自己装饰得那么怯软。薄荷想了想还是直接跟北海说了她的邀请。

薄荷总是以一个配角的身份存在，我觉得我们已经和北海很好了，她却依然很难开口，只在最后发出一些颤抖的音节：“你想晚上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吗？”

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凑过去帮她添油加醋，把夜晚的街道狠狠地渲染了一把。北海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建议晚上就翻墙翘课去夜市闲逛。虽然我很奇怪北海为何会这么迫切，并且不惜翘课，但我也不需要知道原因，只要他答应就够了。相反是薄荷有些张皇失措，她一定是计划好掐算手指挑个黄道吉日出去的，没想到北海立即定在今晚。我好像还隐约听见北海说最近学习有些太累了，已经迫不及待要出去放松一下了。

到晚上为止，薄荷一直心绪不宁，虽然我不觉得她有什么好激

动的。我侧过脸去，看见薄荷面色绯红，再往后是北海一脸明亮的炫白。春天的阳光开始有些泛滥，已经快和北海的面庞一样明亮了。我转过头去时正好对上北海的视线，北海脸上是他惯有的白亮，看到我，他又挤了个笑。从三个人混熟后开始，我发现北海一直在笑，我没看过他有一点郁闷的表情，从去年穿越冬天而来，一直都是。

终于到了晚上，薄荷期待已久的时刻。北海拿出很小气的一张课程表在我们面前铺开，像司令谋划战斗路径一般在上面指手画脚。他指着“数学”说，这是我们最薄弱的科目，不能旷；然后他的手指往下一滑，指着“语文”说，这节课上不上都一样，不能不翘，至于剩下的两节自习课，势必要翘。首领定好计划后天色漆黑，整堂数学课我们都坐在位子上不停地跺脚，北海甚至有些过分地踹着薄荷的椅子，发出奇怪的声音。天气开始转热，数学老师还是把外衣放在讲台上，只穿着毛衣在黑板前夸张地写着字，甚至写得大汗淋漓。我像看见去年夏末，老师在黑板前不停挥汗，那时的薄荷还在满桌地画着素描，问着一些羞涩的问题。终于等到下课，我们三个迅速地冲出教室，披着夜色跑到了校园的边缘。

薄荷特别激动，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爬墙。北海先想尽各种办法把我们送到围墙上，再自己迅速地翻过围墙，在校园外张开双臂接我们。北海的动作如此娴熟，一看就知道经常翻墙，他一定是想带我们翻一次墙，才想也不想就定在今晚翘课。我以为薄荷会犹豫不绝不敢往下跳，没想到她竟然抢先于我，闭上眼睛“啊”地怪叫一声就朝北海扑去，准确地落入北海的怀中，并紧紧地抱住北海。北海也搂住薄荷，向后翘起几步。薄荷抱住北海，好长时间都不肯放手，剩下我一个只能借助围墙边上的道具一个人下来。

跑出学校后，就是我们的世界。夜晚、华灯、江水，都站在我

们这边。由我们来为北海引路，也终于可以扭转局势，由我们在前面走，北海在后面跟。薄荷一定会想起，那些落满雪的日子里，北海走在前面，我们默默地在后面跟。黑色的北海在白色的世界里转过身来，撑开雨伞，邀我们一起走过生命的飞雪。那些念头都不能放过，当北海走着走着就与我们并排前进时，我们的世界在华灯映照里一晃而过。一晃而过，那些荒唐的变迁；一晃而过，那些潮湿的眼角。薄荷的眼神游移而恍惚，像极了最早的时候我看他们问问题的样子。一路上我们三个都没讲几句话，但慢慢地在一起走，就觉得充实而幸福。

那天的夜晚，和我们以前见到的夜晚截然不同，是因为多了北海么？但北海只是一脸明亮，沉静地走在我们身旁，享受灯火的繁华。我知道薄荷面色潮红，内心激动，但在彩色霓虹的掩盖下却看不分明。我们不自觉地把手牵在了一起，在两边绚丽的华灯中穿过，像慢慢穿过北海的身边，穿过北海的全世界。风已有点暖，吹来一些江水的味道，冬天过去江水也不再那么麻木，我们看身边抛光掠影的车水马龙把这个世界装饰成很浮华的样子，或者在口中默念路边小酒吧招牌上的英文，猜测“salt free”到底指的是无盐还是盐免费。

灯色多变，有时我们会专心致志地看一只灯变换完所有颜色，无数的灯把这个黑夜编织得繁华。我想薄荷的嘴唇翻动欲言又止，她一定想和北海说些什么，却又觉得不需要了。是的，我们不需要别的什么，只需要在一起，在一起走。尽管我对北海说不上是爱慕，但总会想和他在一起，想与薄荷、北海在一起，觉得自己的生命只有三个人在一起才算完整。我在想，这就算幸福吗？然后我听见北海小声地说，说他很喜欢这些小酒吧，并且以后也想要在这里工作。

然后他看着我们说，如果有一天大家都离散了，如果我们还想见到他，不妨走进一家路边的小酒吧，没准会看见他在里面擦着酒杯缓缓抬头。薄荷眼睛湿润。

一不小心我们就顺着灯光走到了江边。这条江很清，它的码头也很气派，四周灯光泛滥，江边成排的米黄色建筑也很有欧式风格，这让我想到了上海的“十里洋场”，只是我生活的仅是一座小城，江的对面没有东方明珠塔。我们和北海一起呼吸着江风，北海的表情仿佛从未注意过这里有条江。临末，北海笑着说：

“如果还有机会，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北海的笑还在眼前，我们已经翻过围墙回到学校里了。因为北海人缘很好，并且他经常翻墙已广为同学所知，所以他已事先做好了同学的工作，大家统一好口供，就说我们三个上了一趟漫长的厕所。回来时是数学老师跟班、监管自习课，他看见我们三个一起神色斐然地从后门进来，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我清楚，我们明亮的眼神早已出卖了我们。

从此我们继续安静地生活着，等待空气逐渐温热，等待夏天的诗章渐次降临。北海还是爱笑，薄荷还是害羞，我还是觉得幸福。春天的节奏永远不温不火，逝去了也没多大感觉，因为绿色之夏的枝叶永远无声无息地渗透。初夏，捎来了这座城市的雨水，回家的路上，北海撑着雨伞，我们三个挤在一起，穿过茫茫大雨，像穿过冬天的雪。

在高一的尾巴，我们都开始考虑文理分科的事了。数学把我和薄荷学得很是痛苦，按理来说我们应该选文科，但北海一定会选理科，我们三个又不想分开，一切都表现得很苦恼。这时北海一脸明

亮，提议我们三个再翻墙出去放松一下。那时夏天已有了很明亮的阳光，能和北海的脸色有得一拼了。其实自那晚翘课以后，我和薄荷就爱上了翻墙翘课的感觉，时时期盼着北海能什么时候再带我们去一次。有时我们会独自面对围墙，想凭借自己的力量攀上去，却徒劳无果。但毕竟快会考了，我们又不能那么任性地叫北海频繁地带我们翘课。所以这次，我们极爽快地答应了北海的请求。

北海带我们翻墙出去，是下午的自习课，那时天色还比较明亮。北海在前面健步如飞，我和薄荷手牵手，在后面小跑，艰难地跟。天色明亮时的行走，我和薄荷还不太适应，我们看见周围的世界是灰色的，随着我们的步伐迅速地车水马龙。我们看见老奶奶在路牌下展开温柔的微笑，街边卖相很好的烧饼散发出迷人的香味。我们登上石桥，越过小河，穿过熟悉的公交站牌，来到了北海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那时日光下彻，世界的姿色充满温柔的光晕。北海迅速地跑上那个坡度很缓的山坡，我们也快步跟上，白色帆布鞋溅起泥渍和青草的汁液。那片山坡周围很空旷，在坡上只能看见无尽的天空。北海跑到坡顶放肆地倒下，我想他干净的白衬衫背后一定满是污渍。山坡上只有绿色的、柔软的草，我们也在山坡上放肆地倒下，仰头看坡顶的北海，看天空蓝得很神秘，白云去回，世界宁静而安谧。我闭上眼睛，感受阳光，想睡觉。

等阳光趋向迟暮的颜色，薄荷在痴迷地望着北海。北海幽幽地说：

“你们选文科还是选理科？”

我们毫不犹豫地选了理科，因为我们对北海实在太依赖了。

你们是我世界的全部。